

雄关漫道真如铁

—写在中国女篮出征奥运会之前—

武汉体院 郑 斌

举世瞩目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女子篮球比赛即将拉开序幕。这是一次精英荟萃，群芳斗艳的世界最高水平女篮大会战。中国女篮，将同来自世界各大洲的巾帼好手试比高低。

本届比赛，分预选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先后在古巴和美国两地进行。共有19个队参加的预选赛定于五月在哈瓦那首先点燃战火。经过预选赛中预、决赛两次筛选而获得前四名的队，将同直接进入最后决赛的上届奥运会冠军苏联队和东道主美国队会战洛杉矶，再决雌雄。由此完全可以预料，一旦播响战鼓，要打通这层层雄关隘道，该会遇到多少艰难险阻！

中国女篮自去年在第九届世界锦标赛上跻身世界“三强”以后，全国人民更加关心她们的成长，并殷切期待着她们今年比赛的胜利。

中国女篮在今年奥运会上能不能巩固去年取得的成绩，而且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这确是全国人民和广大篮球爱好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从前不久举行的北京国际邀请赛看，我女篮比起去年可说是又有了新的进步。但更应当看到，在四年一次的奥运会世界大赛中，强手如云，群雄问鼎，想“保住”以往的成绩，并夺取新的胜利谈何容易。

过好“第一关”

在哈瓦那举行的本届奥运会预选赛先分A、B、C、D四组进行预赛；获各组前两名的队再用“带分单循环”的比赛方法进行决赛，预选赛中见过面的队决赛时不再交锋。只有取得预选赛决赛前四名的队，才能取得赴洛杉矶参加最后决赛的资格。

预选赛预赛分组抽签结果是：

A组：

匈牙利、波兰、澳大利亚、瑞典、多米尼加；

B组：

保加利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日本、扎伊尔；

C组：

南斯拉夫、巴西、加拿大、英国；

D组：

古巴、南朝鲜、意大利、墨西哥、爱尔兰。

从分组情况看，根据过去的交往分析，中国队所在的B组，如果不出意外，出线权将在保、中、捷三队间展开争夺。我们知道，保、捷都是欧洲劲旅，实力雄厚，我对保、捷两战估计都是比较吃紧的硬仗。

保加利亚队是上届奥运会亚军和去年世界锦标赛第六名，中国女篮在这两次比赛中都曾败在该队手下。这两次比赛我们虽输分不多，但该队长于“高空”攻守的打法却常常置我们于被动。

捷队在欧洲虽然排行第六，但她身手不凡，不能小看。在去年欧洲锦标赛上只输保加利亚队4分（86:90），上届奥运会她还以58:56战胜过该届第三名南斯拉夫女篮。前两年中国女篮也曾先后三次同捷队交手，我队虽是两胜一负略占上风，但比分极其接近，其中一场还是经过决胜期才以1分之差险胜的。综析保、捷两队的实力，我们可以说中国女篮一进入预选赛的分组预赛担子就不轻松。

如果中国队在分组预赛中能击败这两支欧洲对手，顺利过关，那么，她们不但可以保证小组出线，并且还因带分出线而为在接踵而来的“八强”（四个小组的前两名）循环决赛中挤进前四名创造条件。倘若两战只能胜其一，那也应该争取多赢比分才能保证晋级机会。不然，一旦出现“连环套”的复杂形势，由于净胜分不多，说不定仍会落个“功亏一篑”的结局。

更须认真对待的是小组出线后的“八强”循环决赛。要是我女篮果真小组出线，中国姑娘在循环决赛中将要碰到的队可能有第二十二届奥运会季军南斯拉夫队和第五名古巴队，还有南美劲旅巴西队，去年欧洲第二、第三名波兰队和匈牙利队。此外，南朝鲜队也可能出线。以上这些，都是世界篮苑的佼佼者，届时各家真刀真枪，谁都想使出全身解数冲出重围，首先夺得进军洛杉矶的“签证”。不难想像，那烽火迭起的严峻形势，必将进一步考验中国女篮的姑娘们。然而，这还只是“第一关”。

再上一层楼

经过上述哈瓦那预选赛两次筛选，七月进入美国洛杉矶参加奥运会最后决战的六支精英，当然都是当今世界篮坛的强中之强。据篮球界的专家们估计，假如中国队在预选赛中顺利过关，则参加最后决赛的除中国队和直接进入决赛圈的苏、美两队外，其它三队，当首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古巴队希望较大。但比赛形势变化莫测，预赛“八强”中的匈、波、巴西和南朝鲜等队也并非没有希望。

七月洛杉矶“六强”最后决战是当今世界真正最高水平的较量。中国队所以一路拚杀，艰苦奋战，其最终目标当然是要再度染指前三名，而且力图有所发展。这就是说，进入洛杉矶决赛圈后，中国队至少要拚掉三到四个队才能如愿以偿。显然，这是中国女篮跻身世界篮坛前列的最后一“站”，成败在此一举。我们相信中国的姑娘们必定会奋发图强，更加勇敢，一往无前。

众所周知，全队平均身高已经接近1.90米的苏联队是被国际篮坛公认为目前世界女篮中实力最强的队伍。近二十年来，她们几乎垄断了历届欧洲、世界和奥运会女篮比赛的金牌。在一般情况下，她们比其它对手大约拥有20分左右的优势。据外电报道，苏联女篮为参加本届奥运会又组成了更加“强大的阵容”。现在的苏联队，除像乌利扬娜·谢苗诺娃、拉本涅·希游劳斯凯捷和奥莉加·苏哈尔诺娃等“世界级”沙场老将仍将披甲上阵外，新近还增添了几名很有发展前途的新手，兵力有增无减。看来我国女篮在这次比赛中打败她们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是异军突起的美国队。美国女篮在197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上即崭露头角，近几年一

直保持着稳步上升的趋势。1979年她一跃而夺得第八届世界锦标赛冠军。这次虽因比赛在汉城举行，苏联及东欧诸强没有参赛，但1982年6月，美、苏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一次国际比赛中，美国女篮却以85:83击败了自1959年以来从未在国际比赛中失败过的苏联队。这轰动国际篮坛的一战，使苏联女篮的总教练阿列克谢耶娃认为，当今唯有美国队才是她的“主要对手”。这里还应当别特指出的是这次最后决赛是在美国举行，美队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等优越条件。中国队如果进入最后决赛，中、美之争，将是影响我能否巩固原有地位、并进而夺取新胜利的既艰难、又关键的一战。

上述势态表明，进入最后决赛以后，中国女篮要重登世界“三强”的席位，必须首先“吃”掉与自己同由预选赛中晋级到洛杉矶去的其他三队，然后再进而做美、苏两队的“文章”。只要美、苏两队中我能胜其一，那我们就在去年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了。当然，即使对美、苏的两战俱败，如果其它三场得手，至少也能确保第三名。

有人说“这比登天还难”。我们说攀登世界高峰确实不容易，但也不是没有希望。其理由是：

一、去年参加第九届世界女篮锦标赛的实践证明，中国女篮近几年经过调整改组，刻苦磨炼，无论阵容、身高和技术水准，都已具备了与世界强队相互抗衡的基本实力。特别是已在世界比赛中初露头角的“巨人”陈月芳近来更加成熟；从解放军女篮补进国家队的另一名身高两米以上的年轻“大”姑娘郑海霞也已派上用场；再加上刚刚入队的丛学娣、王军、李晓勤等几名颇有潜力的新手，全队实力比过去大有增强。这无疑都是我女篮有望“再上一层楼”的物质基础。

二、包括美国女篮在内的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意大利以及古巴、巴西、澳大利亚等欧美强队，都是我们过去曾经几经交往的老对手。在过去的交往中虽然有的败多胜少，但总的说都是各有长短、旗鼓相当、彼此实力不相上下。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国女篮正处在稳步上升的良好状态。这次比赛只要赛前准备充分，临场处理得当，对战胜这些老对手的可能性应当比过去有更大的希望。

三、近几年我女篮征战世界南北，多次参加世界、洲际大赛，她们由胜利到失败，由失败到胜利……，经历过各种摔打磨炼，从这些摔打磨炼中积累起来的比赛经验，都是有助于我们打好“大仗”、“恶仗”的重要条件。

建议与期望

当然，从北京国际邀请赛的情况看，中国女篮要过关斩将，夺取奥运会预、决赛两个阶段的胜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我们认为以下三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要认真研究对付欧洲队的打法和策略。

近二十年来，国际篮球运动的发展形势表明，世界女篮的优势已经逐步转移到欧洲。本届奥运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参加预选赛的19个队中欧洲队居多数。而且可以断定，洛杉矶“六强”决战的参加者至少有一半也是欧洲劲旅。由此应当看到，如何闯过“欧洲关”，将是影响我们这次比赛成败的关键。

欧洲队的主要特点是“高、大、重”。她们习惯摆开架式打球，长于争夺“高空”优势，以篮板球为主要来源的快攻反击和“二次进攻”也是她们的拿手好戏。同这类靠“高度”发家的“先辈”比赛，从目前情况看，我们还不能用“以高制高”的办法对付。去年在世界锦

锦赛上中国女篮就是用这种办法输给保加利亚队的。所以今年只有拿出“新招”，才能避免“重蹈覆辙”的危险。

历史上我国运动员对付人高马大的队有一条很好的经验，那就是扬长避短，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你打你的“高、大、重”，我打我的“快、准、灵”，把对方的高大队员引向更开阔的地区。与对手在全场展开拚夺，以此来扩大她们反应速度慢、移动欠灵活的弱点。我们认为这条经验即使在现在的条件下也是值得借鉴的。当然，如何结合当前的主、客观现实，实际灵活运用这些经验，那还有许多“文章”要做。

第二、提高处理“关键球”的能力。

现代国际篮坛，除苏联队拥有比较明显优势外，其他各路巾帼劲旅，可谓实力相当，难分伯仲。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在世界大赛中常常出现几队同分或在一分一秒间，以一分一球之差排高低、论英雄的严峻局面。例如去年第九届世界女篮锦标赛，就出现过第三名至第六名四队比赛积分相等（都是胜三场负四场）的复杂形势。最后还是用计算得失分率的办法才排出名次的。去年的欧洲锦标赛同样出现过类似情况，很多场次彼此只有3至5分之差。

分析中国女篮过去同欧美各强较量的历史，包括南朝鲜队在内，即使实力不如我们，我们也都无明显优势。因此完全可以预料，本届奥运会再度相逢，如果不失常态，打“关键球”的形势在所难免。为了尽量避免产生“棋错一着，满盘皆输”的结局，我们应该对此有所准备。

第三、加强赛前心理训练，培养良好的精神状态。

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保证运动员充分发挥技、战术水平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在奥运会这样重要的世界大赛面前，运动员往往会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我们要通过各种训练方法，帮助运动员提高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使她们以良好的精神状态进入比赛。

所谓心理训练，实质上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思想作风训练。思想作风训练一靠教育诱导；二靠实践锻炼。目前已经临近比赛，重要的是有针对性地加强思想教育。过去的许多战例告诉我们，我国女篮赛前的思想作风教育恐怕要着重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

一是要正确处理胜与负的关系。

去年参加世界锦标赛，我们“白手起家”，思想解放，毫无顾忌的放开手脚拚搏，结果第一次赢得了世界第三名的好成绩。然而事物总是有利亦有弊，去年的这个第三名，如果处理得好，就会更加鼓舞斗志，乘胜前进；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变为今年参加比赛的“包袱”。

我们殷切期望中国女篮的姑娘们彻底解放思想，切实放下“包袱”，敢字当头，轻装上阵，树立必胜的信念，力争打出好水平，敢于夺取新胜利。但又不要害怕失败，要正确对待胜负。有道是“胜败乃兵家常事”。赛场上影响胜负的因素很多，偶然失误之处常有，我女篮虽然开始跻身世界篮坛前列，但毕竟尚属初出茅庐，偶有失误，在所难免，所以即使出现这种情况，要相信群众是能理解的。重要的是应少有人得失，把祖国和人民的荣誉放在第一位，敞开心怀，奋力拚搏。我们坚信，胜利一定属于那些意志坚强的人。

二是要正确处理巧与勇的关系。

前文已经提到，我女篮参加本届奥运会，不论预、决赛，成败的关键主要在于如何取胜欧洲队。对付身材高大的欧洲队当然应以“巧”取胜，但必须以顽强的拚搏精神为前提。俗话说“两军相遇勇者胜”，离开英勇顽强的拚搏精神，“巧”就失去了战斗力。欧洲队人高马大，对抗力量强，片面追求“巧”，没有点敢碰敢撞的精神怎么能“搬”得动？这一点过去我们是有教训的。同欧洲队较量不能打“学生球”，搞“花架式”。必须以（下转第6页）

米的世界纪录，世界锦标赛中又夺得冠军。其次是希腊的萨科拉法，82年创造过74.20米世界纪录，83年又以73.28米排世界第三位。还有英国的桑德逊，82年仅以66米排世界第十一位，83年却以73.58米跃居世界第二位。由于强手众多，变化较大，谁得洛杉矶金牌主要看临场发挥了。

七项全能肯定由民主德国的诺伊贝特卫冕，自81年七项全能列入正式比赛项目以来，她创造了6716分的世界纪录，82年又以6773分刷新纪录，83年再次将世界纪录提高到6836分，目前世界上尚无一人比赛中赢过她，更无一人接近她的成绩，23届奥运会的这块金牌非她莫属。

三、男女团体冠军属谁

从各个项目的实力分析看，男子团体冠军将属于美国，他们有把握夺得100米、200米、4×100米、4×400米、110米栏、400米栏、3000米障碍和跳远八个项目的冠军，并有希望争取到马拉松、铅球、铁饼、标枪等项冠军，估计能拿10—11块金牌。女子团体冠军将由民主德国夺得，她们有把握拿到200米、4×100米、4×400米、100米栏、铅球、七项全能等5—6个项目的冠军，有希望争取到100米、400米、400米栏、跳远、铁饼等项目的冠军，估计能拿7—8枚金牌，其他国家望尘莫及。若将男女加在一起计算总分，美国除男子能拿10—11块金牌外，女子将在100米、1500米、马拉松及200米、3000米5个项目中再拿2—3块金牌，共有12—14块金牌，按金牌数排列名次稳居首位。男女总分第二位将由民主德国与苏联争夺。民主德国虽在女队上占优势，但男子实力不够强，仅在铅球、标枪和50公里竞走有可能夺得1—2枚金牌。而苏联呢？女子在400栏、3000米、跳高、铁饼等项中可拿到3—4块金牌，男子实力比民主德国雄厚得多，将在链球、三级跳远、撑竿跳高、铁饼、跳高等项拿4—5枚金牌，金牌总数也将达到10枚左右，取胜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除田坛三强外，英国可能在男子中跑和十项全能拿3—4枚金牌，联邦德国可能在男子十项全能、400米和女子跳高上，捷克可能在女子800米、4×400米及男子20公里竞走中各拿2—3枚金牌，葡萄牙男子5000米和10000米可能拿1—2枚金牌。此外，中国男子跳高，罗马尼亚女子跳远，芬兰女子标枪、法国撑竿跳高等，都将拿到1枚金牌。这说明三强垄断世界田坛的局面正在改变，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某些传统项目上的优势日益增长，使得田坛三强也鞭长莫及，正是这种激烈竞争与互相促进，推动着世界田径运动向着登峰造极、突破极限的方向继续发展。二十三届奥运会各项金牌到底属谁？还是留给实践作结论吧！

1984年4月25日

（上接第10页）

过人的胆量，十倍的毅力，顽强拚搏，主动出击，既巧又狠，巧、勇结合。非如此，决不能战而胜之。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身体条件比我们差得多的日本、朝鲜和南朝鲜队学习。

总之，本届奥运会无论是争取出线权的斗争还是夺取比赛名次，要数女篮“关卡”最多，难度最大。充分理解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解放思想，迎难而上，认真做好“备战”工作，为获得新的胜利而英勇拚搏！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我们满怀期待之情，热切祝愿中国女篮一路顺风，比赛成功！

一九八四年四月于武汉